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

第

十

四

河議

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為海其發源注海為
江河淮濟實為四瀆而河為四瀆宗三王之
祭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為務本者也岷山導
江導淮自桐柏導流水東流為濟其道里近
而道河積石其道里遠且源壯而流激故禹
治四瀆功施於河為多積石去中國既遠過
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經穆天子

傳水經雜傳記之說蔡曰河出崑崙墟高萬
一千里為地之中而河出其東北陬其上醴
泉華亭多奇物草木鳥獸尤不可孝至言河
上通漢見於牽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經又有
敦楚之山者敦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沔
澤何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泡、郭璞說沔
澤蓋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總三百餘里安
取崑崙墟乎然山海經自漢儒說皆以為禹書
其所記如此雖爾雅亦曰河出崑崙墟色白

並渠千七百一川色黃太史公班固皆以謂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山崑崙山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
夏窮河源之後惡睹所謂崑崙者哉故言九
州山川尚書近之今所論亦本禹貢導河積
石及周禮爾雅史記漢書載何所經與後世
隄防人事迄于宋興使有考焉禹貢天下
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日雍豫兗冀孔安國
說冀以堯都不言境距黑水東據河有州曰

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荆山北距
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東南據濟西
北距河有州曰兗故曰濟河惟兗州雍州云
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
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然則西河之
東距雍南河之北距豫東河之西距兗為冀
州可知矣故職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釋地河
西曰雍州職方河南曰豫州而釋地亦曰河
南曰豫州職方氏何東曰兗州而釋地濟河

間曰兗州職方氏何內曰冀州而釋地西河
間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
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
河南兗州以其自東河而東故或曰河東或
曰濟河間冀州以其距雍豫兗為境故或曰
河南或曰西河間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
則以在成周雒邑為正西也自禹貢職方氏
以考爾雅其辨四州河所經之域皆合而職
方氏又曰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幽州溥海

蓋言其入歟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兗冀下幽州東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從來高故其始猶委蛇稍南及其下龍門則流駛竹箭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至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自積石東流至於龍門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東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後入海其所沙之地入此河經營中國之形而秦

晉之河曲戰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張騫通西域積石之西往可紀出玉門關有兩道一從鄯善傍南山一從車師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至疏勒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河蓋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而注滿菖海滿菖海所謂鹽澤者也葱嶺之西既不說有河于闐之西又水

皆西注意河源為出於此鹽澤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
耗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
云而穆天子傳說天子飲於枚渚之中積石
之南河積石名南河則與張騫所謂南出於
積石者又類而學者據經有導河積石當為
河源豈積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
導河積石特言施功自積石始亦不說河源
也積石在金城西南龍門在絳州龍門底柱
在西號孟津在洛北洛汭在鞏大伾在汜降
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經
諸家圖河所道蓋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
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合過安
定北地都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
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
都河東郡西然後乃出龍門而又南流至於
華陰故呂覽說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
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也自龍門至潼

閼與涓合至鞏與洛合而伊洛澶澗四水合
流所謂伊洛澶澗既入於河也與濟合成臯
與沁合武德乃道黎陽鉅鹿而北播為九河
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鈎盤鬲
津者也此九河者廢滋久獨漢成帝時許商
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
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
相遠百里後世因謂許商言三河三縣則徒
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可知以

爾雅之次考焉則徒駭冢北鬲津冢南而六
枝者包其間然鄭康成謂九河齊桓公塞之
同為一河齊居東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
拓地則自桓公而來河所行蓋獨徒駭矣而
太史公班固又皆稱禹以謂河所從來者高
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醜二渠以引
其河一貝丘一漯川北載之高地過泲水至
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二渠
於禹貢無見不知太史公班固何從言之島

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島夷海曲碣石海
畔山夾山之右沂而入河以遠冀州則禹時
河入海蓋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
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
入勃海蓋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
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周定王五年
河始徙見於周譜班固言之又秦攻魏決河
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去古逾遠移徙
難得而考而言禹醜二渠又何哉孟子曰禹

之治水水之道也歷三代無患以此自滎陽
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濟
汝淮泗會於楚而禹功既微齊與趙魏因河
為境而隄防寢興弛障谷之禁以鄰國為壑
鑿一孔開百竅如甕敝露漸以不補則後世
河數為敗非天時也漢而下井源益煩以漕
以溉甘利而昧害東匯西引河用屢窘使不
得一日安流則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據其著
者言之武帝時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旁

南山下至河番係引河溉汾陰蒲坂下自是
之後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
溉矣宣帝地節中鄠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復穿
渠直東魏正始中亦穿廣漕渠引河汴晉太
始中亦鑿陝南山決河注洛隋仁壽中亦鑿
自龍門底臨清閼度河大業中復開通濟渠
永濟渠以引穀洛沁水開元中避三門之峻
亦北鑿石渠至它川谷頗引以溉漕而亂水
之理助河為敗者往、而有始自漢興三十
九年孝文時決酸枣東潰金堤於時東都雖
大興卒塞之而河之為患因浸尋滋甚元光
中徙頓丘東南注勃海決瓠子東南注鉅野
元封中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永光中央清河
靈鳴犢口建始中決館陶東郡金堤又決平
源入濟南千乘建國三年決魏郡貞觀中壞
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渾開元中決博州棣
州太和中決棣州開成中決鄭滑乾寧中杞
滑州其餘隄防人力所不備若大雨霖漂壞

郡縣病人民至不可勝紀陵夷五代以迄宋興歲屢敗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戰國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決二十餘年比塞輒復圯興後寂大匏子之歌其詞哀焉今考之武帝時至於王莽言河利害大槩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踈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時或利或害二其可行無害者十而十者之論其詳者曰賈氏竊以謂漢治河盡此故備論之始決瓠

子田蚡奉邑食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疆塞之蚡要以為食鄆計無意國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疆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齊人延年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此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地圖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此如則關東長無水災比邊不憂匈奴延年議闕大然歸於狂悖且有天地則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

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踈者一也谷永
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
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
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
物然天時人事其應豈皆若符節堯猶有九
年之患禹猶有四載之勤堯禹豈不知修政
以應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揚焉言從河上下
患底柱隘可鑿廣之上從其言鑿之裁沒水
中不能去而今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

勃海清河信都灌縣邑三十一禹治水蓋亦
鑿龍門被山通道至不可勝言底柱豈不可
鑿而焉無其術故壅開為敗此害焉者一也
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真具
兵恐水盛隄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東民便
安之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復斜直
且丘百姓寒心孫禁以謂可決平原金堤間
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
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堤救

水二者其言異而大槩利害雜故為說同郭
昌渠始通利後不便較然可知篤馬河在九
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財力為便此或利
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與隄防
提蓄與河爭勝負故凡言分河救水怒與觀
水勢復禹之舊無與水爭地者其言皆可用
無害焉遂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上壤
輕脆易傷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
兩川分為流也今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
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屯氏河新絕未久又其
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勢道里便宜可復浚
以助大河池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決所
為東北經魏郡信都勃海入海蓋近禹故道
會許膏白不用後果復決館陶李尋解光言
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
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
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
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

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尋光要近於陰陽之學而其言觀水勢所欲居則易為功豈可易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謂水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達貯淤而稍淺兩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勿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應導而導隄防有不應

塞而塞戎之言可謂近古許晉說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徒不離此域晉明筭計能營功利且當是時三河者庶幾可索惜千其事不究也韓牧以謂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亦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住者天常連兩東北風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

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
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緣西山足
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牧橫亦皆欲
求禹之舊求禹之舊固無不可而歲久難識
迄於今河移徙無常處自馮遂李尋解光張
戎許亭韓牧王橫七人雖議各不同而要之
遂欲殺水怒尋光欲觀水勢戎欲順水之性
亭牧欲求禹之迹橫欲便緣西山東北入海
故其言皆近而橫與平當闕並賈氏之上策

不獨在漢事雖施之方今大較不能改也平
當言九河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
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
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夫
決百川距海濬則澮距川見於書且水因地
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
隄防隄防之法為不得已平當可謂能知經
矣闕並河決率嘗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
而上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謂水猥

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
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
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為官
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奪始宅
之河又盪去歲如是曾不愛獨愛百八十里
哉閼並可謂能知務矣至賈氏之上策不欲
與水爭地蓋與平當閼並之論合其言曰古
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
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
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
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
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
與趙魏以河為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
魏亦為隄防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
有所遊盪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
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令行上策徙冀州之
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執不能遠泛期月而定
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
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
策自禹迹廢由漢至宋興千有餘年河決自
黎陽而下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問耳故
賈氏言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
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
能遠泛以今形勢所直考之猶是竊以謂賈
氏之策不獨在漢事雖施諸方今為久遠慮
不能加者如此至難者曰若如此敗壞城郭
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蓋賈氏亦能言
矣以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
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至城郭
田廬塚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謂
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及其大決所殘
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宜
亦便利自馮遂至賈氏十家考之漢事與方
今其言皆可行而無害然即目前之安舒歲

月之力則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難而終易
暫勞而永逸則王橫賈氏西山黎陽之議於
今猶上策至賈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
隄防蓋無足道者昔晁錯議削六國天下皆
曰晁錯愚然漢卒無禍賴錯發之夫必有大
害然後有大利西山黎陽何以異此雖然此
可謂智者道難為流俗言也晉魏迄唐至五
季言水利者不乏無著見者獨唐賈耽嘗繪
布隴西且載河所經受為圖上之亦不及治

河也

祖宗深憫河患治遙隄置使置判官

開分水河為斗門開減水河在乾德二年三
年太平興國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
詳於國史而開寶五年詔澶衛數州霖雨荐
降洪河為患每閱夏書所載但言導河隨山
濬川未聞力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
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
歷代之患未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
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

重勞並詣闕上書附驛以聞深惟開寶詔書
最為近古聖謀遠覽慮河之意允出上策而
天下未有應者豈所謂為政善因禍而成福
轉敗而為功若管仲才者世因鮮也其後景
德中李垂上導河書言今魏縣之左河勢東
折不如書說北至於大陸又忘其迹蓋周末
失道為衡漳所湮矣而漢志禹所醜二渠曰
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貝丘者
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

漯川其一則漢决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
河者也貝王莽時既空而澶滑北多壞者以
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
間起大伾西南八十餘里曹魏所開枋頭河
之東引河北行微東挾御河通王莽故瀆北
經清豐大名之西歷洎水東館陶南而北合
赤河以通於海起大伾合赤河蓋五百七十
里兩厓倍之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岡麓古
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為用力寡大

緊近漢王橫欲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者其說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獨簡河亡則與許亭王橫之說異然垂之議以謂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則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馬派河為六助殺水怒則與賈氏議多穿漕渠者頗類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漢河所流行甚詳其言起白馬派為六者河湍激難制其勢或合而一恐不能各從所導借使必為六是有六河口也隄防之功為難於是垂議寢後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無大改更不皆載獨載孫民先奏民先奏曰竊觀舊河兩厓間相去數十里而河流常薄兩岸以此知東地形高而河欲西遷之驗也今魏息冀之西相邢洛之東皆古陂地斥鹵東西二三十里南北數百里其西薄西山其東薄金堤其中地形下隱如渠比河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間以謂是蓋降水大陸故迹可決王供水衝使河行

此地過乾寧合獨流口以入於海民先議河
大較與李垂民先議為近又北歲卒滑小吳
而澶淵東故渠逐竭河果自清豐大名西派
為三四乃東北注髣髴如垂民先所欲導云
至漢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三塞世皆以
為才竊謂猶救火家以焦頭爛額見客者故
不記與夫計向背度緩急跋築焚薪水二河
卒歲儲月積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務則有司
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五行說

洪範初一日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已何以為
十哉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七地八天九地十水生天一成地六火生地
二成天七本生天三成地八金生地四成天
九土生天五成地十去其生成之數以言則
其羸皆五五土也物非土不育故太玄曰中

和莫盛於五故稼穡作廿五之所成也
一生於陽者成於陰生於耦者成於奇一
三五七九皆乾之奇也二四六八十皆坤之
耦也天地父母也金木水火土天地之五子
也天有此五氣故為天五行地有此五氣
故為地五行故一三五七九天之五氣也二
四六八十地之五氣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故其辨則十其合則五潤下作醎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合四方中央
而五位定由是大撓以生甲子容成以生曆
黃帝以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辛
壬癸甲甲子之見於經者也陰陽家流不見
於經日官居經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
官於朝此陰陽家流之見於傳者也故太史
公曰因之列於九經記曰播五行於四時或
謂爻幹配合以言吉凶起於唐呂才五行甲
子自堯舜有之物生皆受氣於五行陰陽相
摩八卦相盪五氣之自然盈虛消息孰能逃

之才能用此以推之非起於才也自五行之
為物皆合陰陽冲氣而生坎水也而含陽離
火也而含陰故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十日
之有剛柔猶陰陽之有老少也有老陽又有
少陽有老陰又有少陰故甲乙皆木丙丁同
火庚辛咸金壬癸俱水而戊己借土也是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者
一晝一夜然後成一日一盈一虧然後成一
月故即太陽之日以名百刻之日即太陰之

月以名三十日之月假令合璧起於牽牛十
一月為正行周之時也則子丑寅為春卯辰
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然而孔子
曰行夏之時夏正人統授人時從聖人為正
故寅卯辰為春巳午未為夏申酉戌為秋亥
子丑為冬以一日為歲則夜半子陽生冬至
之象也日南午陰生夏至之象也甲至癸十
日也子至亥十二辰也十日所以為五行也
十二辰所以為四時也播五行於四時故陰

陽之運無窮如易之六十四卦終之以未濟
周而復始旋相為六十日日辰易位而納音
之說生焉然而子丑一定之位也甲乙循環
之氣也是其所謂播之於此者也十二辰之
於晝夜四時晦明寒暑一定而不可亂也播
甲乙於子丑周則復起丙丁播丙丁於子丑周
則復起戊己辰有定而日惟新惟新者猶人
也一定者猶位也譬日於百官之人譬辰於
百官之位各以其剛柔緩急施設於事皆其
人之所為無人而虐其位位能自為哉以此
人居此位然後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則事
亦如彼故人得位而為事猶日得辰而生納
音也日者人也辰者位也納音者此人此位
所成之事也故觀吉凶者日為事之主納音
為事之成皆日之所為待位以行之而觀成
於納音如是甲子為木人而不為金人所謂
天元一氣五行所播之氣本盛衰此而納音
者要其成耳珞珞子所謂天元一氣定侯泊

之遷祭觀貴賤有無必以氣要行事成敗則以納音尊吉卑凶是其本說而或者專用納音故時差也五星則五行之氣也二十八舍即四時之位也播五行於四時猶之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也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春也斗至璧北方之宿也冬也奎至參西方之宿也秋也井至軫南方之宿也夏也五星之好廟猶十日之盛德各有在也播五行於四時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五行逢其用事猶五星得其所樂處也吉凶可知也播而無窮運而不已五行反其所用事五星悖其所樂居則其凶可知大略如此參之以其氣運合會吉而凶凶而吉上下無常猶之易爻不可為曲要珞珞所謂妙在識其通變拙說白神也然亦以五星為人二十八舍為位以此星居此舍以彼星居彼舍而災祥易矣是星能為之也非舍能為之也然由此而逆順所成災祥各殊猶之納音之所成也亦不同然既曰十日

合而為五行而氣之老少日之剛柔判然異
用至於五星則五而已不為十也何以合之
曰五氣以剛柔為十日五星以逆順為十用
統術之一論之克我者為官鬼夫克我者一
氣也乃或好而為官或惡而為鬼則陰陽相
求而言耳夫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
陽也陰而得陽陽而得陰則為感常夫婦相
感以通相與久也陽而逢陽陰而逢陰則為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是易之義也陰

陽之性也故十日以陰幹克陽陽幹克陰則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如水得土而有防範金
得火而成方圓錐克也相得而不相勝故更
為用若以陽幹克陽陰幹克陰則志敵而力
抗則兩雄必爭二王必危如一勺水之少土
盛則堙一鈞金之輕大熾則飛此其常理也
如甲陽木之得辛陰乙陰木之得庚陽故夫
婦為用若甲而遇庚乙而遇辛則為志敵而
力抗然甲疆而庚弱乙盛而辛衰則雖鬼不

能為之災猶之捧土不可以塞盟津不勝故也雖金亦然故論其常欲以陰陽之相永不欲其陽、陰、之相敵通其變則陽為陽則陰為陰益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故五星之逆順似之術曰金木相逢極為美土火二星為惡曜是以其常也然而金木豈不可以為殃土火豈不可以為祥水亦然也順則水為飲為漿溉田畝浮舟航逆則墊溺金為鐘鐸為槃盂反則刀劍鼎鑊誅木為宮室為舟

車反則輿桎桔棺棺柩俱土生用於稼穡果蔬苑用於墳墓覆壓之慮火生用於烹飪燿燎苑用於災其室燔其軀以五物而反之於逆順是五星猶十日視其好惡而變化隨之陳昉所載陰陽四時有若干神者隨六十日而運各有其次亦有吉凶或曰實無至此之虛也善者習五行之華氣惡者皆五行之繆盪氣其理或然記言天地之仁氣義氣溫厚氣嚴疑氣亦各有方易言帝出手震成言乎

良亦各有位故閉生殺隨之術家之神位理
出於此然經簡而術繁、用則疎簡用則密
記之說易之義皆在矣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披是莫
得其隅而要之以天地之一指萬物一馬而
後物無彼是道泯平無成虧矣達楹厲施極
異而皆同故言唯達者知通為一通為一則
不齊之論近不用也然而衆理相承彼是未
始不用聖人欲泯用之迹故為是不用而寓
諸庸寓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量無窮默然
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曰用也者
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不用則理阻
而不通故用為通、則物各得其理故通為
得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為幾而聖人
非有心為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
以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無虧昭
氏之不鼓琴也猶之七竅未鑿而渾沌不死

也過此以往則反手無物其為無成虧也至
矣故師曠之枚策也惠子之據梧也皆為者
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志而
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辨若此
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為疑也不
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萬物雖多
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為論省矣則雖衆理相
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
始也恢譎恠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

焉無滑無疑則其際冥冥昧而不耀有滑有
疑則長短之相形前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
耀也者明也而比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乘
也滑亂而疑以反以炫聖人聖人欲為人解
紛而辨惑則嘗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
之所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理
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
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泯乎冥者莫
要於此矣故重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

詣以明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
無意於明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
明也若昭氏師曠惠子者知盡於此以非所
明而明之祇以為昧非此之謂以明也故曰
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盡於此而終不足以
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
備萬物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
莊周則以齊不齊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為
未也故曰又今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

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
無異矣夫類則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
與為類則齊與不齊相與為齊夫有所謂齊
有所謂不齊則與彼誠何以異哉故推而上
之極於物之無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
此要言無物無物則無齊矣推而下之窮於
物之有曰自無遠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遠
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有不齊矣故於是
重言無遠也因是已因是已者蓋齊物之要

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此矣曰以因因則無
通也故入之為無非或使之無也因是以出
之為有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歸物之數
自一至萬遠矣夫無未始遠有何以自一而
語萬有未始遠無何以自萬而語一之二者
泯而無物無物而無齊矣雖然非剝心喪我
不能觀物而知無故此篇如之以南郭子綦
之喪我而齊物之論開非觀物同我不能知
而窮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為胡蝶胡蝶之
為周而齊物之論閉

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
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
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蓋飲食旦夕之所須故譬學於飲
為最易知然猶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野人有甘藟
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蜚口而

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
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天已甘
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
至跳劍弄丸緣竿踏索既為之終身不得已
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廼對
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藁莖芹萍子其餘
不足味也不特慘螫而後方知之也故嘉希
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為旨至道
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為善曰聞
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
乎其魚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顯夫以人之
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
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
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
日書付侄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勤說送甥李師蘭游學

道無動物無不動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
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

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為言物量之所能也
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
無非教無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事其所
乎雲者為兩乎兩者為雲乎意者其有機織
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
天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
以謂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
其外莫或使之日日以造億々然若有與之
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
萬化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冥極
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惟孔子顏淵能
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顏淵
之贊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逐無涯
必墮故欲罷而願息皆人之情也然回非不
欲罷而日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
夫求斯須之晷至於念茲之隙其暫無幾也
猶曰不能而無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強而驅
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以均不能

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為而為。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為之，故怠。嘗試語怠之所從起，譬道為萬里塗，而以勤為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弛於負擔，未知其以昌月止斯治已，故欲從事于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隋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閑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為我我欲至於萬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為策，以臨焉，不至於萬里，馬終日蹊蹠而不得止，由不急，故能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弊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凋者猶掇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累塊二而不墜，至於累三而不墜，至於累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况

於學者乎余甥師蘭年少而強文采曄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彊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開吾牖以臨交衢之內四民疊、各、以其業趣利鳥嚶翔而獸嗥驚意各有所隸蜂蟻之至細迂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於物之無情者山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勾甲木不崇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萬物何莫猶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萬物萬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為聖人學之積由是師蘭勉之

傲陋有覩於其里而自傲也且以傲其子及甥姓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顧蠻貊之陋而
欲居居之不唯不能革彼陋吾未免於陋也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吾非智者安能
知里之不仁而擇處之不惟不能迂彼之
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君子游苾乎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
臙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
彼臙吾未免於臙也一薰一蕕十年猶有其
臭吾薰也猶尚能臭之吾惡夫久而不聞也
不惟不能薰彼猶吾未免於猶也四累者吾
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壤陋
里不仁鮑清猶與藪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
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輦而詠且
游乎吾之邦囂塵雜起千變萬化在人目前
局見此而恥者坦然肺熱澱然顙泚而內自
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里
出與之同閔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

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倣此亦賢已丑
鐸為趙鞅戒晉陽之辱而不墮其壘培又增
之鞅怒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為師保何為不
增夫里無仁賢則思吾一日之嘗辱焉如晉
陽之委土非耳目能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
見叅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吾師何必師人

烏戒

余初借御書時有水丘安期者
以講論語居鄉校中安期少行

四方道關中所見如此余以其
說作烏戒時年二十矣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

射所能得也關中民徂烏黠以為物無不以
其黠見得則之野設餅食楮錢哭冢間若祭
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且
盡哭者已立他塚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
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
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
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
見膏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
觸死則其為智曾不若是烏之能靈於彈射

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
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
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
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道無則
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八

雜著

賓主辯

晁子既擬陶子歸去來詞以名其居而記之
自以聞道歷年而為潛不足中慙而疑隱几
去智財方寸之地廓然其虛若兩丈夫為主
與賓巾裾而坐廬賓曰子道與吾殊而多謂
子類余豈其然乎九子以躁樂吾靜隘悅吾
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我

遺夫世者已盡子緣於物者尚多而子賓、
焉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間千古並塗
然求諸其間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
而相因以判今賓方欲合兩人為一體則物
我逢蠶起不可得而止賓不通之則自賓之身
十指長短兩目大小肝膽共絡而楚越畫界
也况賓出千載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族離
居所遭異者而賓乃斬然為間方且病我之
浮氣獨不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日化年
改壯異幼時老乖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捨
使賓自操且不可得蓋孔子聖人猶六十化
智如惠子徒觀其動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
齋嬰公扈離立易心夢為魚鳥可與飛沉、
我欲遵子若是其賓、者耶如賓之詞委心
去留來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
賓亦以是近躁靜隘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
非故曰命極則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
雖盡而猶多我緣於物者雖多而必盡則又

胡可以賓之既瘳而傲我之方病也水既蛻地氣又蛻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賓之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為數也且物固以其近相慕昔伯宗人言其侶楊父則憚栢溫婢以為類劉琨則忻夫楊父劉琨狗權殞身而夸者慕焉恐不得鄰前輿既覆後輒不遠彼皆炫智而鬪力角驅而競犇故疆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賓既已俱出乎忘我之境而同塞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賓獨不聞魯男子之拒託宿者乎婺曰子胡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惠者多矣然未有侶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解組長違我則不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魯男子審已故其為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一也可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於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賓唯而起主人送

之不離席則霍然若寤迺書之記後

諱辯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言徵言徵不言在補之先君子二名禮不偏諱者也單舉則於禮無怵矣而世皆偏諱厚於古不敢變也若嫌則後世六有不諱者矣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而其子植詩云修坂造雲日肇非兆造非操也唐韓愈非薄於親者作諱辯抵諱嫌者曰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義盡此矣然周人以諱事神亦惡夫音之斥也甥輩讀有若百者斯可矣

話述

晁子嘗曰至人鷄居而穀食穀無常居穀仰物食我窮始佞之蚍蜉集其枯螟宛轉于塗而我廬開口待舖迺不如彼鳧有啄則腴其妻曰水舟而陸車乎憎閭巷而愛岐陌乎今日越而音者燕乎雲忽、乎萍不止乎大

章廬放步八極乎荒土功乎負羈紕乎孔不
暖乎墨不黔乎無乃蠓蛻蛇足躁不一乎陽
鳥鷓鴣氣則移乎敗瓦漫乎長缺慨乎匍匐
往三咽乎人葦食而媪見哀乎東郭穢而中
庭泣乎貧：采乎額、然伏乎西山餓乎雉
噫徙乎無乃侏儒瞽師因慰祿乎豢豕犬羊
犧籩養乎凡子行人間何以請擇事晁子曰
唯既而曰龜笑不知我知之乎適可則可我
不可乎其妻曰唯舍然大笑

七述

時年十七歲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為予道杭之山川人
物雄秀竒麗夸靡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
乘豐植七藝七啟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
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為七述意者述公之
言而非作也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沉於俗
日與嵇阮賦詩飲酒談笑自足泊然若將終
身焉於是穎川孺子聞而往從之躡屐擔登
破衣踵門及階而止望惟而稱曰不敏聞先

生之誼敢待於下風先生矍然驚曰孺子來
吾惡失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
無我保則戶外之屐滿焉將命歟吾無所逃
此雖然孺子何為者也孺子曰幼而多治長
而屢窮遭先生乎齟齬之塗陪先生乎寂寥
之事樂先生之所為樂者以白吾首其已乎
先生啞然笑曰孺子上吾以樂而未嘗無以
樂者順也羈旅于吾有時矣亦嘗聞杭之山
川人物雄秀竒麗夸靡饒阜可樂者乎孺子

曰先生不以不敏為難與言得聞咳唾之音
不敏以為幸先生將何以教之

先生曰杭之故封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
天目萬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或瀨或
湍或灣或淵或岐或孤或袞或連溜、湯、
渾、洋、纍、礮、隆、邛、若金城天府

之疆其民既庶而有餘既妓而多娛可導可
疏可舫可桴可跋可踰可攢可車若九洲三
山接乎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二千里邑居

牧聚蟻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統指隱以為
脊折以為尾因河整華不足方比方城漢水
胡敵競美當昔夫差之盛時內姑蘇以為心
腹而外城此以為身單車千乘甲士萬人粟
支十年帛散千屯灑汗成兩連衽成雲乃有
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
公子夫槩之徒用其衆嘗以國政之閑發徒
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靡魚須之
游揚鵝足之楫曳龍尾之舟凌鱣鼉之車戲

賁獲之傳飄鼓吹乎下風隘戈矛乎上游卞
往卞還卞後卞先若亂而若聯卞止卞馳卞
合卞離迭唱而迭隨驚較人立馮夷清江忽
兮怒濤颺風為之揚岐急而即次食具樂作
三軍皆賀響震山壑其疆如此故姑蘇恃以
為南蔽而能驅唐祭蹂齊魯侵尋乎百粵隳
突乎三楚栖勾踐乎窮山鞭平王乎頽墓此
亦天下之形勝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西河
中流衛客之所能諫秦除百二亭長之所能

入顧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吳越之有東南也實國于杭而杭吳越之大都也宮室之麗猶有存者其始也削山項谷叩石壑陸屨林誅樾擢篠夷竹旋綠阿丘憑附隈隩千夫運畚萬役供築增：硤硤坎：碌：前呼後和遠近相屬卑者起之以有餘高者損之以不足開曠朗乎蒙密發瑰竒於潛伏然後工人之材陶人之瓦水輸陸運屬杞連輶縱橫錯落山積其下其成也

翼：鱗：勃鬱輪困若化若神上據百尺之巔下俯億尋之津雙闕高張曼臨康莊門開房達乍陰乍陽中則複殿重棲砂版金鈎卑高仰俯下土明幽崢嶸截薛鼎峙林列吐吞雲霧虧見日月宏規偉度古曠今絕房則曲臺深閨碧楹朱扉鱗羗闕限奕布複題拱白鳳璧戲青猗溫風徐而吹座寒兩沐以霑帷列屋而侍者妖嬈艷姝螭首沐膚清曠盧素齒既嫺而都乃服輕玄被華裳綴珠履愉鳴

璫飾鈿英含若芳情巧笑兮婉清揚縹緲兮
如雛鷺之歌舞逍遙乎如飛雲之欲舉媿姻
婉孌婉耍媚嫵流榮發色不可程度羽觴薦
朱顏醜悲激楚妙陽阿詞曰陌上花開游女
歸園南池北黃鸝飛曲房清閣夜更衣於是
聞者恍然神揚意馳紛：擾：惑亂不怡此
亦天下之雄觀殊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
宮居閨處者寒煥之媒而疾瀉之梯也且館
娃成而麋鹿游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杭故王都俗上工巧家夸人鬪窮麗
殫好紛挐錯糾晃蕩精晶若八方之民車湊
舟會角富而衍寶木則花梨美椹栳栢香檀
陽平陰秘外澤中堅以斬以利以剗以
漆以膠以墨以丹以床為壓為擗為几為槃
為豆為盂為盞嚴莊之佛憐烈之神詆怪之
鬼頡姦之人塗以鈿英鏤以金文依以靈山
乘以飛雲霞烟霧靄煥爛五采渠輸陸運投
錢競買曾不若母猴木鳶三月而齋一日而

敗衣則紉綾綺緋羅繡縠絺輕明柔纖如玉
如肌竹憲軋寒絲手撥春風一夜百花盡
黷其製而服也或袍或鞞或紳或綸鞞或緣
或表或縫或欄或紫或纁或紺或股嚴以奉
祠褻以養安薄以却暑厚以禦寒以錫三軍
以賚四國以供耳目之玩以備土木之飾曾
不若窮邊絕漠不紡不絡衣狐而袖貉寶則
璆琳珊瑚碼碯砮化之玉火化之珠琉璃
之碗水精之盃紅黃白綠磊落滿積比商
東賈百金不鬻沙河兩晴月照燈明席張案
設左右煌熒遠而望之奪人目精遺英弃屑
籬貯箱列曾不若宋人之拙三年而一革於
是彫床易席地之野文衣後弋絺之陰玉極
鄙土錮之啜此亦天下之妙工絕巧也孺子
歆聞乎孺子曰書云玩物喪志紂為象箸而
箕子歎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杭之為州負海帶山蓋東南美味之
所聚焉水羞陸品不待賈而足肉則封羶脂

豕置兔豉鹿山狸白額竹犬青尾鶴鵝鷺
鴟秀鴻鷓園鷄池鴨隴雉田鶉陵收水截頭
駢尾列磔肩裂趾飛毛洒血魚則魴鯪鱖
鱸鰱鯿鯉鯉鰕黑脊丹腮白齒江鱖之醢石
首之羹或腊而枯或膾而生白鯪青鯪黃黿
黑鱖鮓魚花蛤車蛾淡菜蛙白肖雞螺辛類
芥罪調甌餛牛伺貉嘍果則枇杷楊桃橘櫟
粗梨青梅黃柿紫栗烏稗溪菱江鹿田茨湖
藕壤肥水美天下無有胃以黃蜜漬以白醃
芳香脆潔析醒解痾菜則桐蒿茵陳紫葍青
萸萑畦芋區茭苡首芹根藤花羞盤菊葉薦莒
姜辛雉淡齋甘笋苦飴以姑蘇之粳薦以烏
程之醴子以和五氣子以資百體此亦天下
食飲之珍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揚雄有云
弃常珍而食異饌烏覩其識味也且養身而
尚乎味、則愚以聖人為不如易牙願先生
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地不滿東南故公紘之水歸焉水之

為物潤下作醜溟渤蕩波海門莫緘駸、脉
布溢於江潭老漳席脊爨山煮海豫章為船
萬斛更載一船所受車數十量黃頭多錢富
不可做士之頑鈍不耻者皆餌其無厭之賞
譬如山深而獸至木茂而鳥往故能收亡命
借斯養連應高之交合周丘之黨以北與中
國爭長則鹽之利也夫鹽者食者之將五均
賒貸幹在縣官僮法議籠不鐫以完大農給
費入助國計官與牢益世擅其利民有盜鬻

則欽

徒計反

左趾沒入其器此為前古之所制

嘗試觀乎江之濱葭葦不根淺草芸、斥鹵
無根白花蘚文百里如雲鹽官千家匪柘匪
麻匪漆匪茶規利乎泥沙蟻封蚓蛭積土如
截削剝剝剝不漏毛髮挾携擔揭十步一蹶
偷趨竊走遺筐弃在塗閩塞牖鼎釜雷吼皓
然紛葩豐不盈斗始以滑螺蛤而適口曾不
比夫縣官冶鉄如山斫竹為盤熾火以燔淵
壑為乾崢嶸嶄碎成削律兀扶舒蕭勃烟氣

溺出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乍疑塩陽之神翳
乎與羣蟲朝飛而蔽天日立呼起諾百夫齊
作紛紜揮霍千電統潤光芒閃爍燿燿磊落
小星迸躍鱗、新倉歛貯堆藏如帛如糧國
以是疆神變鬼化刀貝齊價獨不美夫美菱
菱魚鱗之殫細及下者孔諺曰千金之子不
死于市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先生所以
教民知榮辱之時也孺子歆聞乎孺子曰猗
氏之治智賢白圭而不監於道願先生廢此
而語它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墟泓、汪、不漏
不虛放而行之冒於川渠繚繞縈行左挾越
右截吳以散以敷然後淫為大江以東合乎
尾閭而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日月伏見之
所為也嘗讀泚天之說曰地浮水中天在水
外水之消息坎比無祭一闔一闢若開天地
一呼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
帶若練堂、沓、合聚離散須臾之間千化

萬變其少進也。猷磻鏗砮石號木鳴。越岸包
陵在谷坑滿坑其為氣也。或魚或呀或噫或
噦。漑茫濶漫澎滂沸渭瀾洞滉漾渤滂滂沛
溼澹淋滲滌濺滌泄跳珠湧沫百里紛會沃
焦蕩膏汨毋陵背從橫絡驛飄忽爭逝徐則
按行緩則就隊連氛累稜陽景朝昧周天而
旋踰八萬里不知其所憇於時玄宜收威海
若振吼千溪萃立萬浦却走絕維推輶神母
不守左驅天吳右拂九首淵客拒扉水夷潛

牖江神海狝絕胆傷肘陽侯馬衙顛蹶前後
其為象也則紛紜參差萬頃一迹禹不能知
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潛匿或馱而蹄或
森而戟或美而禮或張或翼洶湧而奔以沃
海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辟易而征以擊西
陵如井陘戰酣出奇兵宛弓改容若蓐收素
服駕白龍忽弓當前如歸墟泛溢浮五山一
比一追一備一起突然而逝餘勇未已於時
吳兇獠工引檣掛席鏡鳴鼓動去若飛鷁風

止兩息江清海碧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善利萬物似仁不長疆似勇能方能圓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上也姑欲聞其深於此者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樓與鷗鳥居與鹿豕游渙蓑山屐煙雨悠悠寂寥長往可以忘憂風衫塵袂京洛何求

不如西湖瀕不如北山阿白嶺綠芟紫柏青蘿反裘坐釣散髮行歌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茫茫以為柳溪盤旋以為李谷卷軒辯乎三尺之咏橫夷隘乎十圍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于身待明而動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若是何如孺子竦然離席而立曰蓋聞達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後義隱之所尚得全於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敬再拜授教

鑿言

上鑿鑿國或曰不然鑿曰譬國於是天地乃
寓之形元氣乃所恃而生堅骨脆肉山石壞
墳也中列五藏五材是營也風雲其衛百川
其榮也闔闢運轉有神歆行也故昔之論養
生者曰抱形以靜神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
以長生蓋天地亦物也其不壞亦然得一以
清寧其析於一成虹而洩藏祁寒暑兩災害
乃生時則有陵關陷墜孔厲蟲螟歷象授時

使氣行正不有聖人孰鑿國疾以國觀身理
自此知不有聖人人誰則鑿譬鑿有經黃帝
二典岐伯猶謨淳沉生死帝俞伯都平章於
變不與氣俱盧鵲秦和王佐可蹈鵲猶伊訓
和比虺誥漢淳于意如說作命說不自言于
古其鏡華佗反經既不得已敵于礪又如甘
戰誓何異吾鑿亦論其世堯湯水旱國豈無
疾稽天焦土要不病粒五毒所攻座發中古
武砭已甚血流標杵七碓裂之五藏用爭衡

秦縱楚焦肅炭冰衛生匪經民中道夭至秦
暴歟氣并則槁求諸身中一藏彊勝四氣為
微一安得競匪溥益瀉鑿斯用竒黃典岐謨
安所救之鵠觀五會和叅天命至佗而極刮
脾濯腎聖有至言代斲傷乎世復無佗矧敢
佗又佗雖傷手猶漂杵然時周之命反商之
顛過是益狂術亡不傳大疾始間漢與休息
小瘳未復唐用飲食何世無鑿孰曰不知不
培其生毒熨妄施日我術聖望而知之緒餘
帝伯卑鵠和意曰如漢唐又何足議何異魯
連好高自竒徒稱唐虞顧未知之鵠何得嗤
他何足議矧無佗術廼行佗事季良三鑿一
論其天不為何敗其平自然冒不卑之無甚
高論秦病可言釋之為近國有常治治不以
智若烹小鮮時治之理生有常經亦不可擾
損石益穀時鑿近効滋彰法令盜賊乃多病
焉勿擾氣復則和何以休之惟勿益生築垣
為室蚤作晦息平康有道鑿於何力民有聖

言有病不治起居惟常、得中醫作鑿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九

記

博州高唐縣學記

始余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嫗三老
禁為河伯取婦喟然嘆曰賢哉西門大夫稍
行四方見今為縣令者論罪人適榜箠耳亦
具獄乃決仇史自傍待之至上下顧莫敢誰
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為不可能其後讀律令
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是耳晚得



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為高唐非能
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捨攘之中從容
以和天使騏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
躡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
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
壞弗治學者莫治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
塗曰我豈得勿憂猥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
姑以俟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
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
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為
則難以莫之敢為而為之則難古者其美是
人也嗟嘆之永歌之亦使睦者歌吾子可也
故為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
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
使此微兮而舉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
兮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頴
川晁補之記

冠氏縣新修學記

大師潞國公留守北都余故人鄭君其為戶
曹掾數持檄出潞公曰鄭參軍寸無俾去府
中郎奏以為其法曹掾公還雒鄭君亦去為
冠氏令冠氏兄父聞鄭君來咸賀曰是公所
奏以為其法曹掾者也相與戒其子弟無犯
鄭君法故時冠氏人務衣食知學者鮮朝廷
方以丁騷兵鄭君從容不擾人人安鄭君爭
趨令無幾何則習擊刺馳射足任矣鄭君出
野民有歌者曰犀邦兕邦襜襜者憊邦鄭君

曰嘻有勇而無義安可乃為之布約束無不
信驚者執之他日出野民又有歌者曰無以
吾乎曠襜襜者方作無迺吾鄭君不樂鄭君
曰民幾庶可教也歸洒掃召其僚與賦詩飲
酒言民治之意見諸生問所以學而別其秀
民民益勸乃即孔子廟為學成又率諸生
日談經其間諸生自它邑者常屬弦歌釋菜
洋洋也於是民以為榮爭遣其子弟往觀頗
改服為士矣間以書抵余頗有述余曰士學

古入官有人民社稷豈其一切効俗吏如不及者乃鄭君所謂不怠其本者非耶因采其行事本未可為邑人道者刻石學中俾無忘鄭君鄭君名僅字彥能彭門人嘗從彭門守眉山蘇公游蘇公稱其良士始知名元豐七年八月甲午濟北晁補之記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群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

教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為天子北都而清平為畿縣竝河水數至自慶曆逮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為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吏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為次草間吏曰即次乃即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頓蹙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為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

出涕裒回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瓦甃在官
者幾具始復興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
有筵兩廡四墉饒饗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
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
道則為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
人之所急者為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
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既舉其細
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
王姑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北京國子

監教授晁補之記

沈丘縣學記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
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
命之教而為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
材之君意竭於有為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
不一觀况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
之教已微吏有愛民不苟之心不幸或不得
為而去或雖為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鹵莽滅

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俗故為
其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
何益於為民而不為中材存亡而不肖
者盡棄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此以
盜名於衆人不為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
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蓋如卓茂魯恭其治至
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之聞其朝夕與
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從事於此而惟
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

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
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專以于祿於此以為
文不足為或不得久而不為則至於俗墮弛
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郡張柔文剛
好學而有文為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
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
其學試之沈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
相收養必以孝弟廉恥三年而民有改文剛
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與言矣乃從其邑子

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于祿之意而
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像
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廩庖皆有所蓋為
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弟子
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之曰世之所患先王
之事業不可為非先王之事業不可為而其
勢不得為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未投之則
智不勝無以為之大而僅為之小則力不足
雖然導民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
者則識之嘗為者則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
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是能知其本
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為
亦為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
牛刀然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
卒乎為是以為不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
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為
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
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

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為豈自知能入人如此
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
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相犯恥淫僻其
後吏及賈人往來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
貊况中國哉後之來者常無忘文剛所欲為
則沈丘之民雖使世々知好學俗純厚易治
無不可也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

祁州新修學記

先王以禮為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為天
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
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類者以治如
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
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禮樂則如
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効而後
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名異國之物
雖存而猶土射鄉食享楊襲之文而籩豆之
器鐘磬祝歆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
之所朝夕用以為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

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
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
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
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為治各因其世所用
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
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
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蓋禮樂
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
實也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

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
事君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為士者
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
惟其文詞記誦所以干有司者為師儲粟闢
屋而竦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
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天如是則州里
之有學特以為永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
補哉然盡棄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歛目前之
所急者為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

之為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為士者
多使夫世之所謂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
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為士者多蓋先王
之教所以在此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
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
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
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
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
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宮苑使董侯之為守始

至慨然以為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為乃歛
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
籍其圃之入以其半為學者之食其居處安
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
懷之以教授學者日三絃歌之聲遠聞
使其子道以書抵補之求為記補之以謂自
三代之亡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
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矣而忠臣孝
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定以任重而

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疆足以勝難而處
劇朝廷用之則重舍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
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
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
傑然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
不以教養非是晻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
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
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辯而弁黜之
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
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遠而不可襲
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
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
而止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
治而已雖然此可為通人道難為守文不知
度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頭以其
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
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序其
意而刻之

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為也而文可為夫文亦安足為哉蓋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并文而去之實之所存與有幾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古人之跡而為之加以誠心不倦而能久則實斯可幾也已食飲以遵豆夷而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於野中國而用夷事也則伊川為戎此非夫文存則實存文先喪則實并亡者乎故魯不棄周禮

則君子以謂未可動子貢歎去籩羊則聖人以謂我愛其禮此深知為治之意者其於守先王之故本末惟謹雖其既絕之緒不可復之餘而董、馬不欲其廢而不舉者如此也無棣劉君演好學良士其為林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令之事莫先於此者而先聖之祠有堂而無序風雨屋壞雀鼠之所舍不足備登降供禮事劉君愀然不樂以語其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之君子米鹽

獄訟吏之力可以朝夕為者至焉則為之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之大而緩者則其舉百一蓋未嘗為而去者相輦也我不敢以後吾之所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令不得專焉使吾常之所急而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則學之成其心有時矣蓋自始至至將云踰二年而學成為屋五十有五楹貌像一新講有堂休有房廩會饗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哉昉於此前此無有也於是

乃介其主簿真定耿君轍求文於補之以記之耿君儒者通劉君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一二修舉類不苟然者士相與歌其能民間其欲去而戚者甚衆也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事儒術之不可一日無也如此昔者子產為鄭陳伐之子產能以其衆入陳蓋數俘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於晉而晉人猶難焉子產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順而有理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詞不為

功夫子產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受之
又不以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
者獨其文辭足以發之若俗吏一切用其力
於簿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
道哉然則劉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
忍也

慶州新修帥府記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歆與之休息詔邊
臣按兵自守毋生事疆場有不如詔旨務利
者罷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古丞相父子
帥慶皆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
相以給事中召自慶且大用矣朝廷既難其
代而謀慶人之所安者於是朝散郎直龍圖
閣范公自京東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
慶州詔曰爾尚無恙爾父兄之功公拜稽首
執道且公嘗使陝西攝帥事慶人父老聞公
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安之雖其宿將悍士
以公家世聲名惠澤與其所施設素信於心

皆拱手待令愛行而威不試於時朝廷方寬
征役民復田畝歲屢登虜芻牧相望公戒邊
吏姑謹備得謀者勞遣之使語其首曰爾無
犯我我不侵爾毫髮虜不敢動民既不見公
有所為而寇入稀愈益安公政成而無事矣
先是慶州官府庫陋朝廷間遣使勞邊冠蓋
旁午及歲時燕犒蕃酋將佐皆在坐於堂者
有相摩立於庭者足相重庖厨吏舍馬羊之
所養簪屬垣比殆不足稱連帥之居自文正

公固歆闕大之至丞相增葺殆半而未備獨
韓康公嘗建鼓門為闕壯餘或傾側朽腐矣
公曰居室苟美謂施諸家也至官府所以臨
人聽治布理而出威者雖一邑必飭况連帥
治哉延度荒閑地徒饕饕欄廐而遠之踰月
而公堂成明年春儀門成夏視事之堂成周
廊廣除博大而沉深蕃酋將佐若兵民之來
執事聽命者知連帥之尊禮行而威申不待
間其號令見其指麾而其精神氣象已足以

折衝而禦侮矣又明年春廼以其餘力築東
北隅作堂以燕休而屬補之記其營造之意
名堂而榜之補之嘗論公之父子兄弟其謨
謀才業固足以相望於前後矣而其一時措
置務以便事豈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何哉
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元昊叛優邊中國
應敵無寧歲既城大順胡盧而役使其大族
明珠滅滅等儲畜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欲
遂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熙寧元豐中

兆氓用師諸邊屢深入斥地矣重虛內事外
則力不堪故丞相務鎮靜意不在遠略上既
專以德懷四夷為長久慮如前詔書約束願
邊備不可徹得即如龍圖公平居弟勸課撫
循舉其廢事和輯其內外吏民若在守不在
戰然敵至亦不敢侮搏俎談笑賓醉而樂徹
人或不見其有所遣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
以待機會制倉卒是公父子兄弟所以措置
雖各因時有緩急不能無異而慶人享其利

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昔蘇綽嘗有所
施設以便一時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
能弛之至子威因罷綽所為而後世善其能
成父之志若趙括非不能讀書而至於臨事
不知合變則奢雖不能難亦終不能善也至
居於處土木之美陋雖非事之所損益而勢
有所不得儉前人豈皆以為可忽而不為顧
不暇耳由是以觀公之規模固甚遠當其間
暇充足獨彊本治內至於府庫倉廩無不飭
以威厲城而視遠人蓋有深意豈易量哉匹
夫而自為謀養其力以有為一家而自為計
愛其財以有用如李牧之為趙守優游間暇
市租以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椎牛醢酒歆戰
不許敵至則入收保固為勇不為怯也昔江
漢之詩言宣王以文武之命召公者命其孫
虎而帛能侶之其詩曰王命召帛來旬來宣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帛拜稽首對揚王休作
召公考天子萬壽古之人君能用其功臣之

世以有為而其臣能不愧其先人之功報上
之意者如此故江漢之詩美焉嘗試以江漢
名堂叙公為政本末而刻之元祐三年九月
二十三日宣德郎秘書省正字鉅野晁補之
記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
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
郭闐闐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

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以曠然見其為
寬闊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已饜
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
馬之間日吳而食夜分而息若有驅之急不
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
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
地要小休而蹇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
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
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

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
都而復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
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按城南有湖
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
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
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
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
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為錢七千
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

以宮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可以放
懷高蹈寓目而皆遠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
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
其西遠丘祠陶唐氏以為火正曰關伯者之
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
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
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
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
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

弥存不可誣。初補之，以校理徙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鷲。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嫉。湖光泚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抑搖而荷，靡鷗鳥盡儻客，顧而嬉，儵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比，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笑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懣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祐太息峴山之巔，祐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音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

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
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媿與蕃
之賢於此乎亦辯廼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
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
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為後矜式其出處
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
之一邦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
如此堂不足道也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戊
戌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二十九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上海' (Shanghai).



